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张云逸故事

The story of Zhang Yunyi

于波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张云逸故事

于波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云逸故事 / 于波著. - 北京 :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12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ISBN 978 - 7 - 5065 - 6909 - 5

I. ①张… II. ①于… III. ①张云逸(1892 ~ 1974)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2337 号

书 名:张云逸故事

著 者:于 波

责任编辑:余天宝

封面设计:李 戎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ch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A5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7.75

印 数:3501 - 8500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5 - 6909 - 5

定 价: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CONTENTS

1. 夜茫茫,赤子觅路赴羊城 1
2. 同盟会,犹如一盏引路灯 5
3. 五羊城,始知英雄名胜之 12
4. 炸弹队,先声夺人唱凯旋 21
5. 一声惊雷如战鼓催征 27
6. 一支劲旅诞生在激战中 38
7. 一个师也换不去的旅参谋长 51
8. 一匹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黑马 59
9. 在大革命失败的日子里 96
10. 厉兵秣马,准备揭竿而起 100
11. 霹雳一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109
12. 第二种刚强:不怕失败 121
13. 张云逸疾呼:“再不能盲从下去了!” 125

14. 邓小平笑道：“我们的信念就是胜之！” 136
15. 全军将士高喊：“跟着军长，冲啊！” 142
16. 天险前，那指挥若定的身影 151
17. 雪山上，让他最难忘的情景 165
18. 草地上，令人最动心的故事 169
19. 与叶挺同心协力兴建新四军 175
20. 在“皖南事变”的日子里 186
21. 打出一连串自力更生的子弹 190
22. 出师苏北，两淮大捷振雄风 198
23. 跃马鲁南，接连展开破袭战 204
24. 鞭指淮南，支前大军卷尘烟 212
25. 征鞍未下，再赴南宁挽雕弓 221
26. 苍松不言，一身正气自威风 229
27. 归来兮！大将军万劫不灭的英灵 243

1. 夜茫茫,赤子觅路赴羊城

1909年秋,辛亥革命前夜。五羊城一片萧条凄凉的景象。在城东南,一个阴沉沉的院落,两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门上横挂一把大号铁锁。这便是清王朝开办的广东陆军学校。

晚上,校园一片死寂。寒窗半掩,孤灯一豆。灯下,伏案苦读的是一个17岁的少年。他,来自广东文昌县。三年前,他还是个读罢高小就辍学务农的孩子。当时文昌有一赵姓望族。赵家有一子,名士槐,曾留学东洋,而后回国,在广州一支清军中执教。此人回文昌探亲,再离别时便带上个本乡本土的小仆人。

这个小仆人就是他——张云逸。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他离开琼崖岛开始了非凡的革命生涯。

在那些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这个打勤杂的小云逸硬是忘不了读书。在他的眼里,这书屋就是藏着许多奇珍异宝的地方,恰如《天方夜谭》一书中所讲述的那个山洞呢。他读《史记》,读《资治通鉴》,读《三国演义》,读《天演论》,读《海国图志》,也读《本草纲目》……

无疑的,这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很让赵士槐喜欢。赵士槐善谈兵书战策,闲暇之时便口若悬河,对着小云逸大讲一番即墨之战

啦、昆阳之战啦、官渡之战啦、赤壁之战啦，乃至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兴之所至，时常忘了今夕何夕，竟至星稀月落。小云逸就这样，坐在一旁默默听着，想着。

赵士槐从旧垒中来，对八旗子弟可谓洞若观火，他张口便能数落出一串大清不清的腐败事实来。他不止一次愤愤地说：“国将不国，痛哉我泱泱华夏，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难道，中国就没有救了吗？”小云逸不由得愁眉紧蹙。

赵士槐长叹不语，苦无良策。他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在忧愤与彷徨之中艰难度日。壮怀激烈之时，面前的一二人也恍若上千听众，令他慷慨陈词，唏嘘不已。他曾对小云逸说：“切齿牢记吧，牢记那个在光绪二十七年7月25日，洋人们强加给我们的《辛丑条约》；记住那八个进犯我国的强盗——德国、俄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此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

赵士槐还列举了八国联军在中国肆意横行的种种罪恶，又讲述了后来爆发的日俄战争以及社会政治形势。讲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他的双眼顿时放射出希望的光彩。他问小云逸：“你知道中国同盟会吗？缔造和领导它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

对于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小云逸早已不陌生了。一个人对他所崇拜人物总是渴望多多接近和了解的。

小云逸知道，孙中山先生原名孙文，字逸仙，始学医后从政。他向李鸿章上书治国之本，未果。甲午海战爆发时，他重赴檀香山创建了“兴中会”，这便是中国同盟会的前身。不久，他以行医为名去广州，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不料此事败露，侥幸逃离这场剿

杀之后，他便流亡于中国香港、日本、美国、英国等地。1900年秋，他和郑士良又在广州惠州发动武装起义，却又失败了。然而，他仍然以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奔走着，继续领导广大民众与反动势力展开斗争……

孙中山先生亲自缔造的中国同盟会，已经提出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共和国，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政纲，这无疑是东方地平线上放射出的一缕晨曦了。可是，这一次革命能成功吗？要知道，反动的清政府依然在苟延残喘，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保皇派们不是在叫嚷“君主立宪”吗？那就是要维护摇摇欲坠的旧王朝。而这个该死的旧王朝，它又能干些什么？

洋人的坚船利炮在肆意乱为，而大清的满朝顶戴花翎只能颤抖着匍匐在地，有几个大义凛然者挺身而出率领民众去抗击敌寇？我们国家真的危在旦夕了！

早熟的小云逸焉能不忧国忧民！

有一天，赵士槐拿来两本书：《猛回头》、《警世钟》。他告诉小云逸，这是1903年留学日本的陈天华写的，所有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陈天华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慷慨激昂地向国人大声疾呼：

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

必须苦苦死战，才能救得中国。……

听着这些话,小云逸心中狂澜骤起。哦,我的大中华啊,为什么,你的指南针引来的竟然是一艘又一艘的海盗船,你的火药被装入杀戮善良和文明的洋枪洋炮,而你的宣纸上却不断泼洒、印记着血与泪的耻辱?为什么,你总是被不息的战乱折磨着,被遍野的哀鸿困扰着,你总是软弱得任强虏横行、宰割?

夜不能寐。他真正尝到了愁滋味。

次日凌晨,他来叩赵士槐的屋门。赵先生,你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长吟“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胜之谨记先生之教诲。那么,给胜之指一条明路吧!

赵士槐愣了片刻,仿佛不认识这个号为“胜之”的小云逸了。

是夜。几盘小菜,两杯残酒。沉吟半晌,他终于开口了。

“明路?”他苦笑了一下。

“想我赵士槐,若知明路在何处,还会披着这一身皮?”说着,他用去军服仰面长叹,继而放开喉咙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大,化作一阵痛哭。

一阵令人难耐的沉默。小云逸就难免惊诧了,赵先生一个堂堂大丈夫怎么哭起来?后来他才明白:一个人的情感好比越积越多的湖水,终有一天会冲决理智的大堤的。

“胜之!”赵士槐第一次称小云逸的号。又问他,还记得屈原的那句诗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小云逸不作声,默默地盯着这位启蒙师长。是的,他记得。然而记得又怎样?那位楚国的三闾大夫,最终还是含恨投入汨罗江去了。

再看赵士槐,也是一脸的忧郁。终于,赵士槐果决地说:“收拾一下东西,你不能再做勤杂工了。”

就这样,小云逸被送入了军校。

2. 同盟会,犹如一盏引路灯

第一个学年之后,张云逸意外地获悉一个秘密。那是一天傍晚,同窗好友郑乃言从外边跑回来,完全是一副又激动又神秘的样子。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欲言又止。

那时的张云逸是个急性子,他站起身问:“你怎么了?说,说呀,说不说?”一边就往手心呵气,要胳肢他。那只手刚刚伸出,乃言先自笑起来了。他压低声音说:“胜之,告诉你,咱们学校有同盟会。”

哦,同盟会!

张云逸惊喜得跳起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同盟会?我的天!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同盟会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真让人难以想象,在一个为封建王朝培养爪牙的地方,竟然也建立起这样的同盟会来了。

两个好朋友为此眉开眼笑。不过,在兴奋之余又发了愁:同盟会是何等秘密的组织,它可不是随便就能够加入的。为难之际,他们自然又想到了赵士槐。他是这个军校的教官,一定知道同盟会的事情。于是两个人悄悄出门去了。

到了赵士槐的住所,说及这件事。不料这位赵教官面如铁板一块,他冷冷地问:“同盟会?谁告诉你们的?”

“是……是我上一班的乡党，姓刘。”郑乃言有点紧张地回答。

“听说，步兵教官周远明还是同盟会的这个呢！”张云逸竖起大拇指，那钦佩的神情中还蕴含着几许稚气。他并不紧张。他深知赵教官的为人。

赵士槐长吁了一口气，小声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就要人头落地。千万保密呀！”

两个年轻人不由得面面相觑。

“那么，我们还能加入同盟会吗？”张云逸急了。

赵士槐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张云逸更急了。他说，国家已经不成样子，咱们不能再等了。今年，长江流域先闹水灾后遭大旱，好端端的鱼米之乡竟然哀鸿遍野，饿殍不绝。当朝见死不救，反而加重了徭役，拉丁加税，老百姓没法活了啊。身为一个热血男儿，不能救国救民岂不枉活世上。他说着说着，激动得声音颤抖了。这些话其实是犯大忌的，搞不好要人头落地。

说着说着，他的双手紧握在一起，将骨节掰得“咯吧”作响。

赵士槐不能不动情了。他瞧着云逸和乃言这两个热血学子，连连说：“讲下去，讲下去！”

张云逸转身走到墙边，指着一张战事图：“大家看看，这里澧水农民揭竿而起，直下浏阳；黄冈、七女湖也扬起造反大旗；防城、马笃山、河口、安庆炮马营、皖浙边界……老百姓都闹起来了。那么，我们还等什么？”

话说到这里，大家已经心照不宣了。

夜深了。昏黑的苍穹，铁锅一般扣下来。张云逸和郑乃言起

身告辞。出门之前，张云逸低声对赵士槐说：“赵先生，我和乃言想去拜访周教官。”

这意思很明显，是要找地下同盟会的负责人呢。

赵士槐沉吟一下，没有立即作声。他迈出门槛，默默凝望着夜空。铅色的云隙里，几点残星闪烁着。他的语气重重的：“心里这盏灯不灭，一定能找到报国之门。去吧！”

这话，说得意味深长。张云逸和郑乃言自然懂得其中用意。

第二天晚上，两个年轻人佯作散步，随意走出校门绕过几个巷口。看看前后无人，便很快溜到周远明的宅院门前。

即将叩门之时，张云逸的心怦然一阵激跳。

周远明，毕竟是大清陆军学校的一个教官。莫非说，他真的是地下同盟会的首领？倘若是一种讹传，那怎么办？倘若他骨子里是反对革命的，投身于他的门下岂不是自投罗网？

张云逸和郑乃言不由得对视一眼。几种不测，他们在昨天夜里就想过，连最坏的结果也估计过，可是到了需要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时，还免不了踌躇。

周教官果真靠得住吗？张云逸冷静地思忖着。

两年前，一个留学东洋的热血男儿，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返回故园。在日本，他耳闻目睹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不能不使他对因循守旧的满清封建王朝深恶痛绝。海外劲风，也被他带回校园来了。他见多识广，才思敏捷，将孙中山先生发动的国民革命讲解得头头是道。这个有火一般爱国热情且又博学多才的进步军官，就是周远明。他，看上去与赵士槐有许多相似之处。

那么，这样的人应该是靠得住的。

叩门的手终于落下去了。

当他和郑乃言端坐在周远明面前时，竟有些拘拘谨谨的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另一位教官邓仲元。

邓教官端着茶杯很自然地站在周教官的身边，用一种探测的目光注视着这两个年轻人。他带的是高一年级的学员，或许是感觉有些陌生的原因吧，他给人一种不即不离不冷不热的感觉。相比之下，他缺乏周教官那种热情爽朗劲儿。

周教官坐在云逸和乃言的对面，完全是一副亲切而又随和的样子。他递烟，两个学生摇摇头。他泡茶，两个学生摇摇头。他问，有什么事吗？两个学生又摇摇头。于是他仰面大笑起来，说怎么回事怎么都变成哑巴啦？噢，你们说吧，邓教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说什么也没事的。

那么，还等什么呢？说！

25年以后，长征路上那个形销骨立的络腮胡子，那个在红军中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一边带领战士们去突破乌江天险，一边在路上讲述这段加入中华同盟会的故事。

他当时说了一句什么？

他说：“周先生，我们要加入同盟会！”

说着便不自觉地站起身，由于心情特别激动，不慎碰翻了面前的那只滚热的茶杯。

周远明不禁一愣，他迅速盯一眼邓仲元。邓的脸色严峻。邓说：“哪里有同盟会？你们听谁说的？”

事已至此，张云逸和郑乃言也就豁出去了。

本来想好了要说：请相信吧，我们决不会背叛自己的良知；请批准吧，反正我们就是要加入救国救民的同盟会！而此刻，他俩

异口同声的只剩一句:

“相信我们吧!”

于是周远明和邓仲元相视而笑了。在这样真诚而勇敢的年轻人面前,纵然是铁石心肠也会被深深打动的。然而,他们又不能不谨慎行事,因为这个同盟会是风险四伏的秘密组织,封建王朝的爪牙正在四处搜寻它,并且要竭力剿杀它。

因此,邓仲元十分严肃地压低声音说道:“此事非同小可,切不要乱说乱传。”

周远明也沉吟了许久,然后对两个年轻人点点头。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让他们经受考验吗?或许……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不久,一场严峻的考验真的到来了。

尽管同盟会处于地下的秘密状态,但是它频繁而有效的活动不能不引人注目。周远明、邓仲元和赵士槐等人拥戴孙中山先生,并且不断宣扬“三民主义”的救国纲领,已经使反动当局的鹰犬们警觉起来了。

一个寂静的残夜。

周远明的宅院门“吱呀”一声开了,两个人影脚步轻盈地走出来。刚刚绕过一个巷子口,几把大刀突然从黑暗的角落里闪出来。

“走!”

这两个人正要反抗,脖子上已经架起了钢刀,臂膀被绳子绑住,眼睛也被黑布蒙起来了。就这样推推搡搡地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进了一间黑屋子。事后,张云逸回忆说,他和郑乃言究竟被抓到什么地方,谁也弄不清楚。

有人过来揭掉了蒙眼布。屋子里,油灯哗哗剥剥地发出细碎

的爆响，一个脖子上绕着细辫子的瘦子双手叉腰站在灯火旁。他的身影很夸张地映在墙壁上，十分狰狞地弓着腰伸长了脖子，仿佛随时要扑过来吃人。几条粗绳子悬挂在屋梁上，蛇一般扭动着；老虎凳阴沉沉地卧在一边，还有一把皮鞭扔在它的背上。

瘦子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俩，开始慢吞吞地绕着圈子，许久不说一句话。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测试和较量。

两个年轻人气宇轩昂，硬是不肯低头不肯跪下。

“为什么要抓我们？”

如此理直气壮的质问，使那个瘦子状的清兵小吏十分尴尬，继而恼羞成怒了。他伸手抓起皮鞭尖声笑着，说一看你俩这个样子就像是同盟会的人，都他妈的老实招出来吧，也省得阿公我费力气。

“你有什么证据？”张云逸怒目相向。

“证据？”瘦子跳起来猛地一挥鞭子，“这就是证据！”

随着一声鞭啸，“啪”一声，云逸的脸上就暴起一道血痕。那种钻心的疼痛可想而知。他真想扑过去咬死这狗日的小吏，可是自己身上有绳子捆绑着，而且被一个清兵拉扯着。

瘦子下令将他俩吊起来，用鞭子狠狠地抽。一边抽，一边逼问：

周远明是不是中国同盟会的头子？说！

赵士槐和邓仲元又是什么人？说！

你们是什么时候加入同盟会的？说！

说什么？张云逸头一昂，猛地将一口血痰吐到瘦子脸上。机灵郑乃言这时就大喝道：“你们胆敢迫害大清朝陆军学校的学员，有你们的好下场！”

这句话显然起了一些威慑作用。那瘦子和手下的几个兵丁相互看了看, 都是又沮丧又不甘心的样子。

“快说吧, 已经有人供出你们来了。”瘦子站在暗影里, 他的双眼犹如鬼火一闪一闪, “说了, 饶你们不死。”

两个年轻人毫不屈服。

“那么, 你们到周远明家去干什么?”

“做客。”张云逸怒视着瘦子, 冷冷地反问道, “你没有朋友? 你不到朋友家做客?”

瘦子张口结舌, 嗓子里像是被什么噎住了。他气急败坏地憋了一圈, 又尖叫道: “打! 再给我打!”

几番刑讯逼供, 仍是一无所获。瘦子实在没办法, 只好又给两个年轻人戴上眼罩, 推推搡搡地走出门去。

这是黎明之前。浑身伤痛的张云逸和郑乃言, 被远远地扔在荒郊上了。两个人在地上躺了一会儿, 便咬着牙爬起来相互携扶着走。

“路在哪儿?”郑乃言在昏暗中摸索着。

“谁知道, 只管走吧, 总会有路的。”张云逸回答。就这样趑趄趑趄地走了几步, 他又幽默地问, “怎么样, 尝到革命的滋味了吧, 还干不干?”

郑乃言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我是不怕的。你呢, 你还干不干?”

“我嘛, 当然要继续干!”张云逸挥动着拳头说。

郑乃言竖起大拇指: “好样的, 你不愧为宋庆龄的小老乡!”

事过不久, 校园里举行了一个秘密演讲会。与会者都是经过考察的教官和学员。会上, 几个思想进步的教官都义愤填膺, 以

血和泪的事实控诉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软弱又腐败的清王朝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奇耻大辱。其中最出色的演讲者,便是周远明。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解得相当透彻,而且演讲得声情并茂,感人泣下。

散会的时候,周远明留住了张云逸和郑乃言,又拉住他俩的手十分郑重地说:“你们可以递交加入中华同盟会的申请了!”

这真是令人惊喜的事。张云逸记得,自己当时紧握住周远明的手,激动得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我能行?”

周远明使劲在他肩头拍了一下:“你行!宋庆龄的小老乡不行,谁行?”

按照这个同盟会的规矩,新会员在填写志愿书的时候,要用小刀子划破手指头,再将染着鲜血的手印留在自己的签名处。而且,那沾着鲜血的小刀子轮流在几个手指头上划过,还有着歃血为盟的意味。

几天后,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被批准为同盟会会员的张云逸、郑乃言等人,都异常激动地站在周远明身后,一个个举起了紧紧握着的拳头,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宣誓道: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负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3. 五羊城,始知英雄名胜之

1910年2月12日,广州。